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三卷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練兵少詹事徐光啟一本為東事儆急日聞軍

實全無可恃懇祈

立速應副以資練習仍再申初議以重防禦事職

於二月二十二日恭領

勑書於時新兵所需百無一備赤身徒手將何練

習以此日逐奔告文移絡繹其如各衙門無不
罄懸於三月十八日委官領得工部旗幟金鼓
領得兵部操賞借支太僕寺銀貳千兩十九日
領得工部扣借戶部銀三百四十餘又其修器
工銀二百四十兩已咨未發戶部補還助餉銀
陸千兩至二十六日解到通州坐糧廳收貯支
放又領得山西營所
請盔甲火器械中間獨有烏烏?銃一種改換機床事

件差還應用其餘火器止堪作營中號砲盔甲止可穿裁以習筋力而已至於陝西河南兩營所需盔甲等件及三營所用馬匹硝黃尚未給發已給發者又若無車輛裝運其勢不能久待不得已於三月二十日廵歷通州所見民兵半屬老弱身無完衣面有饑色器械止總兵家丁三百名弓箭完具外有純刀數十把小銃數十門其餘所持皆木柳數尺而已既而閱操查點

見其扎營布陣裝塘冲打常操之法亦頗閑習
但向無教師及軍火器械車輛馬匹於實用技
藝皆所未諳及向來兵民雜處日有搆爭恐其
生釁以此一面差官搬運器甲整頓修理一面
招選賢師扣隊演習一面督率民兵星夜造完
營房使群居聚處以安軍民以便訓練然而覽
此形勢復自思維即使加職所須見在器甲馬
匹等隨求隨應亦止堪挑選練習以待通新建

豈若據今所有欲以克敵制勝揆之理勢萬不可得況今所有者求未必應應未必速當何所恃乎展轉徊徨心神罔措忽接邸報見冦氛日迫兵部

疏陳防禦事宜議令總兵王學書畢應武各習所在營兵並臣所練新兵搤要防守此所謂計畫誠用矣但臣願此新兵無論人多瘦弱亦無論臣在事未久第不知所用盔甲所持此等兵器

又無車營火砲堪戰甲馬將何以執訊獲醜乎

臣六

疏陳言總欲士馬十倍精強工器十倍堅好若使孱弱朽鈍者不知戰勝攻取而必欲求精虛糜則力則臣為狂為愚為欺為罔當事諸臣皆宜唾臣之面若不以臣為狂愚欺罔則當用臣之言行臣之志矣臣開說兩端以

請裁於

皇上并顧當事者詳擇施行之其一據今所有士衆挑選分別據今所有器甲等事逐一應副竭臣之愚與將士之力教之藝能勤之步伍習之步伐止齊束之刑名分數庶使投石超距齊衆若一可以固守城池控扼險要若欲以摧動敵過奔冲必將持盛甲以衛身臣不能使瑕者堅也恃利器以殲敵臣不能使鈍者利也恃堅車巨砲以噎大隊臣不能使無者有也恃甲馬以

追奔逐北臣不能使少者多駑者良也臣若粗腨吐虛漫言練習今日所有亦足支吾若念大敵在前一一較計恐心寒骨踈者匪獨臣一人矣雖其一愿

皇上速采

廷臣議餉方略

諭令該部悉心措置厚給餉銀以搜羅武健多發

料價以廣器械與夫車營騎營皆盡法為之訓
練既成之禦敵不難推摧長驅之鋒制狂逞之命
也臣前
疏具在始終不敢改易一言亦知時艱財匱事勢
極難然而未敢以多言為悔者恐負我
皇上
拔擢之
恩且謂將急而圖也今事急矣圖之此其時伏望

我
皇上
垂覽
亟勅所司先行聽臣所
請一一作速應副用資訓練仍乞大破常格悉如
微臣所
疏之議捐財鳩工制器選士設誠致行以保全勝此
而不效臣甘

顯罰如止就目今行事一旦責以禦寇驅無辜於
鋒鏑輕大事於一擲至危至險不卜可知臣今
不言恐既捐報
國之身又負悮
國之罪也夫
封疆之事一彼一此猶可言也戰於郊圻戰於城
下一挫不可復支豈可不預計萬全之策哉伏
惟

聖明

裁察

電燭即

賜下部施行

宗社幸甚

封疆幸甚臣不勝懇

天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國之大事在戎暫費永寧昔人所是見小欲速祇誤國耳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翦六十萬費孰為省竟何益於勝敗之數哉徐光啟初議練兵費二百萬樞臣計臣相顧愕貽見謂費多而效緩訖無以應營緒未畢一簣中止至於招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覈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肩越飽虛帳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歎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貴州道御史蕭毅中一本為
召對已不可幾
批荅萬不宜寢乞
速下章奏更早辨庸奸以救危亡事職聞者
疏請
皇上臨
朝未蒙　報可職私竊仰

天而嘆曰
祖宗時一日
三朝今
皇上三年不朝
皇上即
神明邁
祖猶不應懸殊至若猶未不幾於
祖宗忘天下乎豈遑人數十萬之肝腦僅博得

皇上五十萬之
帑銀撫順開鐵之相繼陷設僅能動
皇上之陸續用數人零星行數事
皇上便以為此了目前之局而此
朝堂殿陛門無事不復臨直待漁陽之鼓聲震耳
乃始以明皇幸蜀之駕而一歷此門耶嗟乎是
非臣子所忍言然時事至此又何忍不言夫臨
朝無望

皇上矣
批答章
奏不過一舉手之勞
皇上亦何憚而不為乎乃近日以來疏用人不
報疏
發帑不
報疏練兵不
報至職銜門署篆至緊要事俱不

報奴賊纔緩得三月不來
皇上遂看作百年無事邊事尚未卜稅駕之所舉
朝業已絶呼
天之路章
奏係
國家喉舌之關
皇上格章
奏將過閑

國家之喉舌耶

批答係

人主自為

社稷計

皇上廢

批答將置

社稷於可存可忘[亡]耶今

朝端事改常追賍處處腊毒猛救猶恐無及泄泄

不亡何待嗚呼言及於此可痛哭也見

天子而不得

請應得

旨又不得九卿科道既無力回

天天下事之尚有可望者止在閣臣之顯諍密揭

而閣臣方從哲無濟於事且更禍

國職

請直暴其罪狀可乎楊鎬之難辨邊事也守且不

足戰豈所能自輔臣發馬上催戰之
旨竟斷送數十萬之命新集之兵喘息未定未可
以戰而輔臣不顧未練之卒鬪鉦股慄未可以
戰而輔臣不顧彼己不料七萬餘疲兵欲進勦
十餘萬強賊未可以戰而輔臣不顧亢可異者
狼心愎
國馬上督催既已失之於始
天變示儆又急不救之於役後職讀

祖訓動止有占即風雷鳥獸猶以為神報也今二
月二十一日出師二十日天晝晦二百年來未
經見之變恰出於出師之先一日則天雖不言
業已明示之意輔臣豈無目者豈無心者當此
時即一面以密揭入告
皇上曰向議出師今
天變若此恐舉事未利容職等暫行議止再圖勝
算

皇上固
英明之主也獨不能
轉圜以聽乎又一面秘商本兵飛傳經畧師期雖
報
天變且止經畧雖愚昧豈至冥行浪戰乎計不出
此遼左戰骨山積頸血川流疆宇割裂
金甌傷缺誰作之孽也遼東事壞於輔臣近日之
督催天下事壞於輔臣平日之醉夢大臣以誠

格

君不則有杜門耳叩

閽耳以去就爭耳當初春時職見士紳感嘆時事

或曰相臣何不叩

閽職曰叩

閽是跪著做的相臣無怪乎其不為也杜門是坐

省做的相臣尚且不能則何也杜門為何事杜

必須其事得

請然後出今杜門矣温旨一到即出旋出旋杜旋杜旋出可嘆者相臣之杜門也尚望其叩閽乎以去就爭乎職蓋跡其行事漫無一長惟是慣作套搗善鳴哀苦巧於卸過皇上其伎倆止此矣人或謂輔臣奸輔臣苦賴一庸近且曰感服庸之一字職謂庸其本等奸亦錯出不然何遼事壞於其手絕無一語認催戰

之罪若佯為不知不聞也衙亭自劾豈不聞漢丞相事發縱指示既悞文過遂非如故非奸而何考選原係一咨通
下輔臣優票陸續
點用
皇上本無揀擇之心輔臣故立軟箱之法陸續
點數人非以剪桐去則以持斧行密謀一手握定不使他人異同非奸而何各衙門合詞叩

閣輔臣徒袖手傍觀待各衙門勞筋苦骨何一
俞旨已與輔臣面商作何票擬有成算矣走入閣
内又變前說今臣僚談及此事無不切齒痛恨
已則不能又欺人之成非奸而何此等險謀劣
狀諒無逃於
皇上之洞鑒
皇上若以厭薄輔臣之故并棄天下使一切章
疏束之高閣是遼事則

報非邊事則不
報曾不思邊事何以至此惟不用仁賢不
下章
奏以致有此倘伏蹈前轍則見今以一隅空天下
危且纍卵若天下再有如邊者何所救藥哉臣
言雖涉於戇臣心願忠於
主仰惟
聖明鑒納施行

臣按兵家有戰勝於
廟堂者李泌之策安史諸賊瞭若指掌
廟算勝矣廷臣莫可任者克亂之才世不恒有
此疏之責備意也

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江西廵按張銓一本奴酋罪在必討

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

聖明採擇事項者臣有

天人交儆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戰而勝爲難必先勝而可戰若不勝不如不戰此戰思之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再舉近接邸報見其衝入邊攻陷三

堡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則

薊危薊危則

京師危此時撻伐之議不再計而決矣碩戰未易

言也今用諸帥如李如栢杜松劉綎諸人雖皆

身輕行陣累立戰功然止遏一小醜未嘗大敵

奴酋詭詐善于用兵此亦勍敵未可輕也不知

諸將中誰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畧分別

上請孰堪前鋒孰堪中權孰堪為翼佽各領一軍

總聽經畧指揮其偏裨以下必選有膽畧者充
之或取之廢棄之中或拔之營伍之內無拘常
格便宜題補見任將領若紈袴子弟文墨書生
及庸愚者亟宜汰斥宜
勑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才勇男子有統雄出眾智
畧過人者聽本地官司驗實量行資遣於軍前
效用此亦選將之一策也然而有能之將無制
之兵亦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制之極矣平居

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寇不過遙為聲援相離數里早已扎濬挑濠塹預放鎗砲使虜不跳梁便為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躡誰敢覿面冲鋒以一矢相加遺者耶即如近日援遼兵曾經挑選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見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即俛首受殺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即幾萬千將馬用之徒費

國家金錢耳近見經略議調選延綏諸將家丁似為得策今各邊無事且以撥遼為急仍宜懸厚賞之格募敢死之士得數百人便可當脆卒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則寧死敵而不死法自然如山之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以制虜者惟在火器蓋以我之戈矛當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大

器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火器夙備連發不斷虜必不能陷城為今日計勿惜小費多制火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硝黄俱委官於近畿收買倍高其值旁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致火器具備彼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此之謂也

乃其大效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之將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繇於法令不行事權不重皆敗道也況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不

可不慮職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約束諸將如臨敵不用命者裨將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列狀奏請如是既不可以作其敵愾之心又不可抑其跋扈之氣即有崛強不可使者不敢不俛首奉法矣昔李光弼與僕固懷恩同為大帥河湯之戰懷恩少卻光弼即命斬之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略初出關門亦挫旗變色之時假以

陛下威靈行法亦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倘
其用法偏私則職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
軍中之法行而
朝廷之法不行也張承徽身為大將不量而進喪
師辱
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
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徼
褒贈之恩也梁汝貴顏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

從陷陣而死一腔忠勇甘蹈白刃宜加優
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
後必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為不忠勇之
戒李維翰身任
封疆之重平時既設防不周有事又束手無策縱
不逮治亦當黜職乃
明旨近催?令回籍聽勘則何以正失事之罪亦?將來
之鑒乎職遠在數千里之外邊疆事宜不能盡

悉亦據邸報所傳者以意度之若此一得之愚
知無補于盈
廷之議然亦區區杞人之憂也至於急糧餉以備
轉輸修險以防侵犯簡
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已滿無俟職之贅矣
如果職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職按張銓遠仲正議後來殉遼死節此疏所

謂先脅之言非泛泛取塞責者

萬曆四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江西巡按張銓一本邊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
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論以祈
聖鑒事項接邸報見經畧楊鎬報清河失亡疏中
有云以張承徹之死已蒙
賜恤者尚有臺臣之駁其言蓋指職也職先是疏
論邊事內有張承徹喪師辱
國不宜

褒贈之語職何仇于承徽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職言併欲没鄒儲賢張旆之死忠則職實不得其解蓋死一也而所以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敗而死者有慷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者有死而係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

社稷之羞者承徽于此數者何居承徽不知奴之佯遁以誘我而輕追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方始分營行列錯亂遂得而乘之是謂無法古

尚有張空拳冒白及者承徹卒數千之衆不能

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則承徹

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而委之鋒

鏑至今白骨成丘山殘兵没遼水者伊誰之咎

也請借往事為喻趙拔[括]長平之役其母[曰]請免從

坐則是敗軍之將法在僇及其家未聞

優卯好水川之敗任福揮四及鐵簡力戰而死而

韓琦自
奉敗後不聞為福
請卹也承徹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母而為鎬
者豈以韓琦為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
朱子綱目為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戰死曰
敗死曰没死三者非皆予之也戰死者功也敗
没則直貶之再若承徹者固當在敗没之例也
執此以定功罪則承徹之死宜

恤乎不宜

恤乎總之職只以喪師辱

國之四字定承徹之罪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

也張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

即羅士信沒水之忠顏杲卿常山之節詎能過

之而鎬妄引職言贅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甚

矣鎬智人也豈不辨此然而為此言者職知之

矣鎬蓋欲加職以掩抑死節之名謂

上負
聖主
褒忠之
典而下鮮將士效死之心因職一言起也失職不
嘗謂梁汝貴顏廷相之當
優恤乎職何嘗過責十死節者乎至謂已蒙
優恤職尚駁之則職發
疏之時固不知已有

明旨也且使職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
聖明刑賞之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
鎬之若無意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錄而
故謬其辭慫職言之相左而陽引為証其用術
巧矣職實饒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酋之
死命則職方且翹首推陷之功以為
社稷稱
慶鎬又何必介介于職言哉然而職自用職議鎬

自用鎬法坐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
及於寬政鎬之用法如此又何惟以職言為非
也鎬方受事行間肩荷
重任
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職亦何敢求多於鎬不當自
恃其智以機鋒中職職不得不為剖祈析若鎬借
職言而圖為脫卸之地則職罪滋大職從此絕口
不談遼事矣職無任懇

天之至

大將以克敵為功一死豈足以塞責張銓以

朱子綱目定死難之品而以喪師辱國定張

承徹不當世蔭之案劃然正論雖杜松等建

廟世爵風勵死事要於

國家何益不可為訓也若按臣本無封疆之責而

遼陽之役張銓死之真殺生成仁之事此疏

先自傳神矣

萬曆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遼東廵按熊廷弼又一本驕虜再兵不一空邊徒手難支懇乞

聖

明自為封疆大事遼自春夏以來兩河諸虜三面蠢動拱兔報仇於錦義宰賽挾賞於開原河收夷糾搶於遼瀋而奴酋復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北關而又親領七千騎擅入靖安堡以迫開原時蓋邊聲四起烽火 天連馳檄傳鼓日

臨餐投箸而起者不知凡幾然邊臣不敢盡以
入塘報也報之而恐以賊數數驚
君父也恐令反側子不自安而益速之叛也無亦
姑鎮靜以羈縻之而待其自戢耳乃旬日閒奴
酋又領精兵五千騎扎撫順關上挾索參價矣
其言曰與我參價則已不與則盡縛諸欠價者
立献於我不然我不能以兵馬退也時地方洵
洵守道謝存仁星夜馳瀋以赴其急令邊吏犒

之以牛酒侑之以蟒段甘言厚幣委曲與約而
後去不出月餘連以重兵壓我近郊畧無顧忌
彼目中豈有邊耶臣惟邊為
京師左臂控山帶海以拱燕薊邊重財則
京師重邊輕財則
京師輕四夷瞻視關係豈小今為一屬夷所侮常
常弄兵境上以窺
中國之輕重為四夷倡而我則任其越亂安若故

常既不伏義執言以折其驕又不添兵設將以
防其潰增募議而事格於同舟章疏上而
聽藉於止輦似以憂患預防之說為不必然之慮
而苟幸奴酋之未必至雖慮或至此而猶冀發
在異日之後當吾世而未必親受其亂者噫何
其易視此酋而徒以封疆僥倖也臣請再以不
必然之慮借前箸為
陛下籌之臣嘗觀畫邊左形勢自山海關迤至開

原譬如一之字然幅幀無廣而路則長且曲焉一面瀕海一面臨虜夾遼而介其中間其長且曲處則皆虜所環集住牧處也於勢最為難守先是所臨諸虜西北則朶顏太寧福余三衛東則海西建州毛怜等衛分地世官勢同藩蔽雖虜亦叛服不常而我則勦撫併用猶未足為邊患也自虎墩兔罕憨之先以元尊移住遼之西北臣服三衛始勾引為寇患夫是虜故即先年

數以大衆直薄都城費

中國全力支之而不足者今加於一線孤懸之地

而邊之禍烈矣顧其衆專以搶掠為事所志正

在人畜財帛不在土地雖有邊患而猶未足為

京師患也自奴酋以孤俘縱為龍虎將軍號召部

落奄有建州毛憐諸衛而其衆此強又歲得我

勅書賞賜車價無算近又益以膏腴地數百里而

其財始富併南關併灰扒併呪哪併黑龍江一

帶諸夷招地數千里而其勢始大日以子女玉帛誘結西虜宰賽拱兔小反青黃台吉等時寇邊為已軀除而其羽翼始衆又熟知我之兵微將弱城柵堡廢無一足以當彼遂妄萌故葉之想而其志始僭妄而無忌憚彼其情性飲食衣服居處皆與我同得我之土地足以耕得我之人民足以役得我之城堡足以居耽耽焉逐逐焉志未嘗一日忘醫巫閭之西也而其所以不

其後故亟亟以北關為事北關併則巢穴故進呂以取退取以守然後據汎懿之扼塞斷遼瀋之聲援而關鐵圍口中物也投足而東而朝鮮殘破之後無衡敵投足而西而兩河彫敝之餘無堅城恐席卷長驅而其鋒未可審也嗚劍以[illegible]山海關而薊門動縱葦以窺天津而

畿輔動恐

京師未得安枕而卧也此其患在

京師不獨在邊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為僥倖也然臣之言非無所以試之而故為是不然之慮以自張皇者也奴酋生聚教訓二十年於茲矣其為人譎智多謀信賞必罰部夷善騎射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肯一犯法雖乳父之屬必涕泣以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人皆用命凡遣以諜西虜誘東夷而皆得其力此非無事之人也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

以上四十五以下者乃行編伍非此轍去而又明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推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鏟劈夾攻城之具猶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奴寨注萬山中我不便入彼亦不便出至與海西猶隔一山如天塹自併南關而此險遂為所奪出路通矣然彼此相去狹遠自築南關屯兵聚衆去開原北關地方近者數十里遠不過百里乘間伺隙朝發夕到而

又皆平川漫坡通行無碍昨北關金台失白羊骨二酋長以奴寨漸近恐乘喪而入各遣其妻赴臣求救曰此寨一築我等不知税駕矣此非無事之地也往年奴酋親領夷兵七八千騎由柴河堡進從裏邊蹟送西夷又哈兒等營達子千餘直由關原南門外過古城堡出而奴酋後由靖安堡田巢去訖乃今復以七千騎入靖安堡無何又以五千騎屯撫順關自往自來如入

無人之境此非無事之舉動也語曰明者見事於未然知者慮患於未動凡此皆已然已動不待明智而知者臣故曰無易此酋而以封疆侥倖非不必然之慮也曩見樞臣議待奴酋當以文告為款而不知此酋悖驁已久何知宣諭曾諭令退地而不聽諭令改碑而不聽諭令送還吾兒忽答回寨而不聽諭令無得引兵護送西夷縣我內地行走而不聽諭令不奉

明旨毋得越境擅修地寨而不聽即閣臣建機在
禮部時以車價事特遣一序班往諭而不聽甚
有怒言詈語扯破諭帖如鎖扣通事李得時三
月而後逐回者
陛下誠以此酋為文告所能諭乎人見計臣議欲
照舊本兵督宣大時於見兵內挑選精壯或足
扞禦而不知邊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臣閱視
所至輒私問將官該營堪戰軍馬幾何據各對

云開原不及三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者十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後則抽火銃者三十人而通計之僅中一銃其他大都類此猶意廣寧大營兵馬强壯可恃及問遊擊郎名忠云左翼營戰兵不過五百人右翼營亦然而正兵營不過千數百人耳前按臣云遼兵堪戰者不過千人詢洵非虛語

陛下誠以此兵為足禦奴衆乎然則急急救遼之
策舍募勇敢分戍重地以杜蠶食之漸而防豕
突之虞計亦安出哉開原不置重兵則西虜宰
賽等二十四營無所忌憚必時時要挾而一不
應則其欵必不固西虜與我之欵不固則與奴
酋之交又合而於北關之好又搆必又聽奴酋
之唆以搶我合謀北關以圖我則北關併而開
原危北關即不甘心為奸所併而明知我弱之

不足恃亦必附西虜以自固從此胡越而不藩籬我則北關去而開原以危似應於開原營增兵一千五百人以居中策應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為遊擊御以彈壓西虜或靖安或柴河堡增兵千人添一備禦以妨奴衆內襲必如此而後可以固西虜之款可以離東虜之交可以助北關之勢可以折奴酋之勢而使不動敢此今日救開原第一議也其次則汎河懿路

各量增百人以守要害左山右河路寬不過二三十里一失其據而鬪鉄之聲息不得南通也若遼陽所屬惟清河堡最為緊要其地距奴酋住寨不過百數十里酋若侵犯必從此出我若攻取亦從此入而所轄孤山散羊谷等六堡俱險阸而遼鬪難顧若於此堡增千人各屬堡俱百人與清河犄角相望使已欲南侵遼而憚堅利之在前欲北出鬪原而懼搗襲之在後左顧

右盼前牽後曳此困虜之一奇也又於遼陽協守營增二千人為專制東方之計瀋陽量增一千人西防北虜之境東應撫順之衝而寧前則量增一二千人以佐其弱議處班軍以為經久之計臣非詳於河東而略於河西也河西之虜貪漢財物尚聽款撫而奴酋則不以此物為意也寧前一面臨虜孤揷虎穴而無與救也寧前自山海關抵中左所二百五十里節因虜警增

置叅將者四副總兵者一而開原自清陽堡抵蒲河二百餘里僅得兩遊擊向以海建效順未所增置也廣寧大兵倏撥正安堡倏改戚家堡倏移右屯倏置親兵陸續增添營路相接而河東守禦實為疏闊且既因西河之班軍減河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而河東兵馬錢糧則有百減而無一增也然則河東諸路雖無東虜尚當議加而況患在燃眉萬不容

綏豈添兵設將只應行之河西而河東獨有所
未可耶豈東虜以腹心蟊賊陰圖不軌而勢反綏
於西虜也豈前項添設多係十數年來事時征
夏征倭征播反有餘錢，而今遂束手無策耶協力
同心設法計處以解
京師左臂之患而紓
陛下東顧之患諸臣同為
王臣又難胡越同有干繫責難推諉如樞臣所云

議及太倉而計臣爭之議及鹽法而鹺臣爭之
議及事例及外帑挪借而中外臣工將盡爭之
甲行乙阻成何事體嗟乎悠悠諸臣無肯為
陛下了此者
蚤發
內帑以濟緊急是在
陛下自為封疆計而已若
陛下又不自為計而惜此朽蠹不忍割以致無餉

而因以無兵無兵而因以無邊無邊而因以危
薊則所去者
陛下之人民也所失者
陛下之土地也所震驚者
陛下之
園陵
寢廟也誰是諸臣之田廬丘壠而傷心動念乎不
惟不傷心動念而又歸過於

陛下惟不發
帑以至於此則
陛下柰何甘被此名而使諸臣得以推責逭誅哉
臣不勝憂懼之至
此疏按次奴酋情形可謂曲盡然其增兵之
說猶以千計四布全遼分多力弱而奴酋控
弦鐵甲必合併入犯雖有增設勢必不支

萬曆肆拾柒年玖月拾伍日

經畧熊廷弼一本為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職惟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内地自東失撫順清河失開原鐵嶺而瀋陽遂為遼陽之冲邊矣先是河東總兵李如禎駐瀋陽職恐獨力難支妥河西總兵李榮先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

題開原僉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職又親至其城授以守禦一應方略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

各軍不下二萬又有援遼總兵賀世賢統萬兵駐虎皮驛為之聲援自謂支撑得住可保無虞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營軍丁方空營盤閒忽聞賊趨北關各棄鍬钁散去而各將不能禁也職聞而駭甚亟遣開原道往鎮之而該道以軍心洶洶不欲行復遣分守道參議閻鳴大往諭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見逃軍紛紛南奔不敢去乃急歸而深夜述諸將言以見職曰賊攻

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不攻自潰不如還守遼陽原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空城也守亦無益而徒分兵力設賊以偏師綴瀋陽而率大衆直擣遼陽豈不兩悞職不欲竟其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以歸併遼陽告且言自失開原時上司已傳箭歸併職叱之出是日部道鎮臣劉國績等皆力以為言而賀世賢復從虎皮驛來極言軍進將怯瀋

必難守之狀今初一日鄉官洪敷教率合城貢
監生員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鎮迫切為言
職始愀然而嘆曰本望帶兵數萬出關進剿恢
復之計而事不應心勢處解腕反退縮以圖聽
職之羞憤亦可勝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
有不得不然者試舉一二已試之事為
皇上言之賊陷開原皆淫醉昏沉而去可擊也賀
世賢方領兵欲冲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一驚

而散賊陷鉄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欲進而總兵諸將皆不進反割虜死級以報功賊聽即昨賊攻北關時賊聞北關與我脣齒雖遠不能救賊既北出新寨必虛三總兵可揚兵撫順邊外以示欲進而陰解北關之圍乃遇賊千人賀世賢遂之使兩總兵人馬齊上豈不獲一騎捷竟穿林各退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是絕好機宜怯懦不敢乘況賊至城下而與之拚

死抵敵此職於還兵一節雖壽犄?躇顧慮而屢試我將兵伎倆如此豈得不為之寒心也哉又況強莫如宰賽而生被賊擒衆莫如煖兔等數十營而硬被賊制死戰莫如北關而立被賊陷克鋒動地烈焰漫天民安得不怕軍安得不逃總兵諸將安得不䐌膽?落部道諸臣安得不心戰即今總聚遼陽四面議伏為背城借一之計賊謂我弱而來未可知賊疑厚集而不來未可知賊

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知總之此時風聲
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有非人力之所得而
為者所有憂
疏乞討道將兵馬器械等械等項伏乞
亟勅該部火速發遣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多
助之力微
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俟
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遽不能制賊而

今查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嚴勅閣部大臣設法保遼以保神京毋謂遼陽且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意懈姑置之為若存若亡之地職無任痛哭哀鳴之至

職按孫武論兵欲我衆敵寡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遼左之役以分兵失事楊鎬之四路進兵分也賀世賢等各城戍

守亦分也熊廷弼所述諸將之議謂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于計得矣袁應泰變其法以二萬兵守遼陽而以兵五萬與賀世賢守瀋孤懸斗絶及奴攻遼陽世賢歛兵不應竟以城殉非分兵之害乎廷弼於廣寧亦不欲沿河守禦恐我師有郤則城中鬨而膽喪不能乘陴拒賊蓋有懲於遼陽之覆轍而惜乎持

之不力也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一本為兵事百
不相應微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命
廷臣從長議要以計安攘事臣本腐儒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勢艱危
主恩隆重誼不容辭業于本月十五日條陳急切
事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勑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新練何處兵
士為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貳萬人就
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貳千間工口陸續支給
器甲車輗輛材料肆拾餘萬兩户口每年支給糧
餉伍拾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衙門逐一應手
臣再求付貳贊畫四五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

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醜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得
內府廠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此貳萬之衆與
京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堅壁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于堅城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未習雖十倍敵人之衆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為殷鑒然臣近商之戶部諸臣皆言此餉毫無措處目

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為常計在工部亦復不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僅三千尚皆露宿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如臣所計約略二萬人衆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兵部議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俱屬于臣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

且目前後皆危險之形不容不
瀆陳于
皇上之前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止能選練三千人馬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談綸為總督兩賢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精兵三千為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為出塞之舉畢

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一兩八錢
教練二年而成人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
敵臺千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
馬不入為功未能與强虜决機兩陣之間也蓋
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談戚之才無經壁之
素無久戰之精兵良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
蹶令于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
其將能乎此則臣力所必不勝者也户部舊新

舊餉支吾遽苦尚苦不給新兵糧餉苦薄與無
兵同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
二十餘萬兩工部器甲除
內府火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
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料價
而一甲一硫皆須數十日工可齊備堪以對敵
至于營房一節三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
須在目今半月內完工過此寒沍難成兵無著

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辨也衆大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既爾饑寒數命不給何繇朝夕訓練萬一寇至又須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裸程徒跣勝須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征迭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而且齟齬在前險難

在後正如未經力祚之人偶遇主家事勢急迫
勉強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
以伍十人之擔而悉委之人使履危涉險此其
人惟有顛蹶而已更無他矣一人不足惜如僨
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
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
用衆六萬于三處安揷者戶部合當預用衆計

餉銀若干于何出辦工部預計器甲車輛火藥
料價若干于何支給兵部預計馬匹料草若干
于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預計每處兵人
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
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一妥當然後做議
論戚繼光事例分
命
廷臣三人各設付二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之

後亦只宜製造大砲分守近
畿諸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交鋒接及自非慱選
天下奇材一二萬人製造精器械一人食數人
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諺云人多粥薄嚼
多難碎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臣先後四
疏語意皆同先賞之言不敢有二然臣論說雖多
無當一時之用而猶敢冒叨
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僥倖于一

成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决不用矣明知均見
無俾可僥而猶因循時局勉强支吾今日知事
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為欺
君之臣他日之(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為僨軍
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為也倘終不用臣言
請乞我
皇上別
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

請
褫原職以為本無才畧輕言冒進之戒臣
有跧伏草野感戴
聖恩而已時事甚迫懇乞
聖明俯容愚衷
速賜施行
臣按宋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罔有挫衄
者背嵬五百為之先驅耳此皆所謂百金之
士也招之者在先得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

致如一燈之火散為千燈河朔少年荊楚奇士豈患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貳拾金為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金耳閭左健兒買戴屠酤身不出里數金可得肯遠戍沙場以頭顱僥倖哉惟卑田游手無復生活者定計於逃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澤量耳此疏所謂非精選天下奇材教練兵一二年決不用是實歷語也